

一个外国留学生眼中的那个中国特别年代

再见了，中国

我的『七零』印迹

〔法〕白乐桑 著

东方出版社

我们的朋友
遍天下。

I565.5/11

2007

再见了，中国

[法]白乐桑 著

一个外国留学生眼中的那个中国特别年代

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鲁 静
封面设计:曹 春
版式设计:东昌文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了,中国——我的“七零”印迹/[法]白乐桑 著.
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7.8

ISBN 978-7-5060-2801-1

I. 中… II. 白… III. 回忆录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3881 号

再见了,中国

ZAIJIANLE ZHONGGUO

——我的“七零”印迹

[法]白乐桑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1

字数:80 千字 印数: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2801-1 定价:2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自序

印迹

——一滴小小的水珠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

“您为什么学习中文？”这是我 35 年来经常被问及的问题，直到近些年我才发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

三十年之后，我在北京一次国际会议上





北京,1973年,我和马克思……



当时的长安街……

案：“我学习中文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，人们问我，您为什么学习中文。”……

三十年前，中国打开大门欢迎第一批外国学生，那是1973年11月18号，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。星期天，下午四点，从巴黎奥利机场起飞，到达罗马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，然后抵达开罗，又停了一个小时，在开罗机场喝了杯薄荷茶，机场上摆放了几架伪装过的小型战斗机。接着是潮湿空气中经过的卡拉奇、仰光，最后才到达目的地——北京。

经过22小时的漫长旅程，在降落前的几秒钟里，终于透过舷窗向中国瞥去了第一眼。夜色深沉，没有前灯的自行车影子在道路上模模糊糊地移动

印

迹



我的“七零”印迹

着。毛泽东的画像张贴在机场主楼显眼的地方。一个小黑板，上面用铅笔记录着这一天的飞机起降情况——这就是我的第一眼中国印迹。

这本中国的印迹是我个人的历史，包括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度过的两年时光以及之后近一百次在中国的旅行。这些印迹使我的感觉、情感、感受和想法一点点发生变化，时光流逝，那些听到的声音，记住的词语越来越带有真实的意义。

如果一滴水珠真的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，也许可以使我们跨越文化异质的表层，跨过平常感觉到的并不真实的现实，隐约看到另一种语言和书写系统留下的印迹，它告诉我们——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……

白乐桑



二〇〇七年元月

当时的长安街……



序 一

激情发现： 白乐桑开拓性的好书

一种慧心的激动，只为看到一些“印迹”描绘得如此鲜明，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；只为发现一些基本概念表述得如此精当，标识并解码中国文化，还借助双重目光而事半功倍。一副西方的眼光看中国，同样也有一副亚洲的目光看西方、它的价值观乃至“野蛮^①”；这正是一种相邀，彼此要加深理解，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，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，中国人和法国人，彼此同样吸引，相互默契，往往共谋大事。这就是本书首要的效益。这匍匐的行程记录了好奇心、时而的不解、始终的敬重。

一种审美的激动，只为重新发现一些词语和概念的含义、义符文字的诗意、对朴素美的共同喜爱、先于理性的感性至上。多么美好的篇章，尤其当今世

① 暗指亨利·米修(Henri Michaux, 1899—1984年)的旅行笔记《到亚洲的一个野蛮人》。

激情发现：
白乐桑开拓性的好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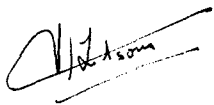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“七零”迹

界全球化令人堪忧,日益以冰冷的计算为标志了。

一种情感的激动,近乎普鲁斯特^②式的,重又发现一些味道,忆起已经半遗忘的印象和感觉;这些感觉和印象,我也有过同样体验,大约在同一时期,70年代初,我作为年轻的外交官,来到这个当年万难进入的中国世界。也同样因为观察到,尽管经历无数曲折历程,多少世纪以来造就中国崇高声望的价值,却能够超越时间,完好无缺,仍然富有活力。

我国越来越多的人,特别受益于本书作者展开的活动,发现或者愿意进一步了解中国,也有许多人愿意通过别人的领悟,来加深对自身的认识;我向所有这些人所能推荐的最好借鉴,莫过于这副自发而坦诚的、明察秋毫的目光,莫过于这些小步走向理解对方所留下的印迹。

法国驻华大使 Hervé Ladsous



二〇〇七年六月七日于北京

②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(Marcel Proust,1871—1922年)在长篇巨著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,讲述他吃一种小蛋糕时细品的味道,唤醒他早年的记忆。

序 二

比 较 留 学

一位法国友人要在中国出书，用中文记述他的留学经历，邀我友情出场，写一篇序言。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，就痛快地应承，一见书稿，杂杂沓沓这么多“印迹”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在书名之后，首先看到的小标题《第一批交换生》，让我怦然心动，何不比较一下我们的留学呢？

第一批交换生？算起来并不始于1973年，还要往前推九个年头。

那是1964年，中国和法国恢复外交关系仅过一个月，就重新启动了旧中国时一项文化交流协定：两国分别接待对方20名留学生，负责提供全额奖学金。我有幸忝列这二十人小名单，当时称为“进修生”，因大多是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年轻法语教师，以及外交部要培养成为高级翻译的应届毕业生。也是11月份，我们尚未启程，20名法国留学生就先行抵



我的“七零”迹

达北京。法国第一任驻华大使宴请了中法两国第一批留学生。

我说“小名单”，是对新中国首批公派留法学生的大名单而言，即1964年和1965年两年，我国政府又从应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中，挑选了二百人送往法国学习。现在出国留学方兴未艾，但是已经很少人知道，“文革”前我国政府的空前之举，将一大批学生，约有七百名，派赴法国、古巴、阿尔及利亚等国留学。他们回国分配到各个领域，后来大多成为栋梁之才。

比较我们的留学，有一个共同点：破冰之旅的紧张，这是现在留学所体验不到的。

白先生等法国学生1973年11月来到北京，正值中国处于“文革”的胶着状态，思想的弦人人都绷得很紧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酿成“严重后果”，而“外交无小事”，更是处理同外国人关系的一大原则和戒。 “文革”以来，首次接待外国留学生的校方，神经的紧张程度便可想而知。他们管理外国留学生的宗旨就是不出事，而保证不出事的最有效措施，就是“隔离”。 法文有一个词 *la quarantaine*，本义为“四十”、“四十天”，转义为“检疫隔离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白先生来到心仪已久的神秘国家，怀着法国青年的一派天真，真心诚意要融入这个让他们找不到北的社会。殊不知他们踏上的古老土地结了坚冰，在“批林批孔”的政治口号明确指引下，就连中国人谁

也找不到北。

走在坚冰上的白先生浑然不觉，还以为中国北方的大地，冬天本就该如此。因而，他在天津街头被上百人围观，视同外星人，平日要好的中国同学态度忽然变得冷淡……屡屡碰见这类怪事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想要融入的愿望，却撞上“隔离”的南墙，还不知回头。最有趣的事例，就是他们贴大字报的那一幕：几名外国留学生，趁着夜色，将一份大字报贴到批判孔夫子的大字报栏上，然后又溜回宿舍。鬼鬼祟祟，就仿佛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；其实，他们在大字报上只是提出：“我们，外国留学生，也要去农村锻炼……”入乡随俗，什么都想尝试一下，这正是法国青年的可爱之处，虽然不那么慷慨激昂，但比起我们许多政治表态来，倒是由衷得多。

这一节的小标题是《愤怒》：校领导发怒了，说他们“行为很严重，已经插手到中国的内部事务来了……”要求像中国学生一样去农村锻炼，怎么就定性为严重事件，没有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读这一节多少就能明白“文革”的思维逻辑。

那位校领导与其说是“愤怒”，不如说是“恼怒”，恼的是外国留学生多事，给他找事，正可谓“多情反被无情恼”。至于他那几声干笑，则属于文化层次，下面还要谈及。

白先生留学的印迹，有一些是留在坚冰上，那么



我的“七零”迹

我们赴法留学却如履薄冰。

新中国首批赴法留学生，行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打足了“预防针”，以对付形形色色的反华宣传，挫败各种敌对势力，尤其美蒋特务的策反阴谋。这并非空穴来风，捕风捉影，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，越战正酣，我国全力支持越南，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死敌；而且中法刚刚复交，台湾政权的许多机构和人员还留在法国。这些敌对势力不会死心，一定要打没有经验的中国留学生的主意。

我们当然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，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。首先是坚持集体行动，上课，吃饭，购物，旅行，至少要二人同行。还真出现过“敌情”，有一次就很严重，有人在大学食堂门口散发反华宣传单。我们立刻出动，在大学食堂门口便形成我众敌寡之势，两个人揪住一个辩论，当众撕毁宣传单。他们有四五个人，是法国右翼学生组织和南越的留学生，借越战污蔑中国侵略，要破坏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良好声誉和影响。

这并不是孤立现象。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走在僻静的街道上，迎面走来两个黑人，估计是美国留学生，擦肩走过之后，我听见其中一个说了句：China dog！我当即转身，厉声反击：Coquin！这是我惟一能脱口而出的骂人话。当时白先生若是在场，就会指出，十七世纪的人骂人“混蛋”才会这样讲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那人心虚，想必从我的声调听出来是回敬他。他

转过头来,相隔几步远同我怒目对视,我已经握紧拳头,毫不畏惧比我们高大的两个黑人。对视了不下十秒钟,那人摇了摇头,首先移开了目光,扬长而去,不知是害怕中国功夫,还是被我的凛然气势吓退了。

虽然校方极尽地主之谊,大多数法国人也对我们很友好,但是法国当局和中国学生毕竟初次打交道,彼此还不摸底,难免相互有所戒备。据说我们的宿舍可能安装了窃听器,我们开会时就打开收音机,有时干脆转移到浴室里,真有点电影中地下工作的意味。

是否安装了窃听器,也无从查证,他们想试探我们,却是千真万确的。有一回,那应是1965年复活节放假期间,我和一个同学乘车去巴黎北郊,不留神坐过了站,下来等回程车,忽见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先生上前搭话:“你们是中国学生吧?对核技术感兴趣吗?这附近有个研究所,我可以提供资料。”我回答说,我们不懂什么核技术,只对法语和文学感兴趣。那人似笑非笑,一脸诡异的神色走开了。

后来,我们怎么分析也无法判定他是什么人,有何用意。有这样笨的反间谍人员吗?莫非是高卢式的幽默?抑或是半神经病吧?他怎么就知道我们是中国留学生?为什么同我们一样,滞留在无人的小站上?种种不可解的谜团,闹得我们本来紧绷的神经就绷得更紧了,我们也更加严格地遵守集体行动的纪律。外出偶尔落了单,我就特别紧张,总要尽快回到集体



我的“七零”迹

的怀抱，一路不断回头张望是否有人跟踪，就好像随时会被人绑架似的。

我们留法学生坚持集体行动，也的确保证了安全，两年后悉数回国，一个也不少。然而，在法国形成中国小社会，却是留学的大忌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留学的意义。四十多年前那样做，自有迫不得已的外因，而现在大批自费出国留学的人，还总是抱团，打不进当地人的生活，极大地浪费了留学的机会和昂贵的经费。

同样是破冰之旅，比较而言，我们就缺乏白先生的那种求学精神。他深信在生活中学到的远比书本多，要通过旅行去发现。白先生能成为知名的汉学家，同他当年的求学精神密不可分，是他“自我汉化”的必然结果。

然而，“自我汉化”谈何容易，尤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那种特定环境。白先生在中国的印迹，可以说是闯关的印迹，闯过政治的隔离、文化的隔阂所留下的印迹，是他闯进生活，深入工厂，下到农村，直接体验普通中国人生活所留下的印迹。一个中国通，就是这样炼成的。像白先生这样一批汉学家，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，要比我们国人的努力有效得多，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和赞赏。

看来白先生很贪吃，本书近十篇的小标题与吃相关，其中一个标题《吃与消化》很有代表性。贪吃还要消化得好。他从惊奇于西红柿拌白糖，到看出“盘

子里的哲学”，在品味中国美食的同时，也在大吃大嚼并消化中国文化。

白先生胃口大，还无忌口，即使有的初尝不大对口味，他也要仔细品尝，咽下去消化，这一点难能可贵，不像有些人浅尝辄止，只会贩卖一点中国文化的皮毛。

白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确品出了滋味。本书后半部分许多篇目，如《模糊的逻辑》、《汉字》、《书写和空间思维》、《语言文字与一个民族的思想》等，都引起我的兴趣。他开始学习汉语背后约定俗成的东西，进而探问中国文化的底蕴，提出问题的本身就很有见地，而且引而不发，留有充分的探讨空间。

白先生不断地探问，摸到了汉语的脉络，许多章节都有端倪可察，最有力的证据，就是本书用地道的汉语写成，没有西化的痕迹。反观我们一些译者，独创出一种西化的汉语，还美其名曰保留原汁原味，无异于白先生在书中提到的“邯郸学步”，既丢失了母语，又未得原著的精髓。

在汉语的研究和教学中，白先生所做的试验和调查很有趣，也很有意义。他拈出法国诗人米修评论汉字的话：“思维的魔法”，“汉字是开放的，并且通向好几个方向”：不愧是诗人。一语道破“诗的诗言”的奥秘。“魔法”者，“灵变”之谓也，天马行空，少受语法的羁縻，词形不变却生万变，而万变又不离其宗，总合阴阳之道，体现抑扬之美。



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造词，造语，造句同出一法，既简单又自由。与法语相比，词性活，句式活，文法活。“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”，如用法文表达，就复杂多了，难有这种韵味和轻快之感。然而，惟其简单而自由，汉语又常受诟病，说是“模糊”，“不完整”，“不精密”等等。

白先生已经发现，每个语句的不完整，恰恰构成整体的和谐。至于“模糊”，“不精确”，这是每种语言的自然属性，法语语法很精确，词语就未必。我翻译法国文学名著，经常碰到使用频率特别高，又无可替换的一些词。写“美”就是 beau, joli, 或者 gracieux(优雅)，译成汉语就费脑筋细化，要从不同品格和分类的数十个词中，选择最贴切的一个，或是秀美，或是俏丽，或是妩媚……如果表现女性美的话，通篇都译成“美女”，那成何文字。

从结构来讲，与形合的法语相反，汉语是意合，遣词造句靠的是意会，而不是语法规则。汉语这种义符文字，这种意会语言，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，如何影响中国文化艺术，这是很大的课题。尚待深入研究。

汉语字里行间存在的这种意会，固然是与生俱来的，但能否下结论为“模糊的逻辑”，还值得商榷。不过，汉语模糊语的妙用，乃至滥用，则远甚于法语，这属于文化和社会范畴的问题，却给懂汉语的外国人造成汉语“不易捉摸”、“模棱两可”的印象。我的一